

从没人知道，
肖洱心底藏匿多少秘密。

但谁都明白，
聂铠命中牵挂哪个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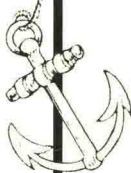
演绎青春的张扬与炽烈
窥探年少的执着与孤独

黑马作者粥小九
救赎之作
有笔如刀 剖解爱恨

肖洱的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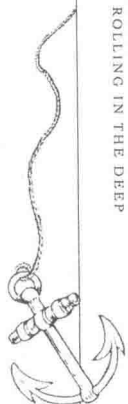
ROLLING IN
THE DEEP

下 | 粥小九 著
ZHOU XIAO JIU
WORKS



肖洱的船

下 — ROLLING IN THE DEEP



粥小九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肖洱的船：全2册 / 粥小九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594-2236-1

I. ①肖… II. ①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8320号

书 名 肖洱的船(全二册)
作 者 粥小九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策划 暖 暖
特约编辑 诗 杰 朱 雀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三 乖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516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236-1
定 价 56.0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253 | 第十二章 恐怕没以后，不自觉留退路
- 280 | 第十三章 回到那一刹，岁月无声也让人害怕
- 305 | 第十四章 无心人与多情客，皆是我
- 331 | 第十五章 清冷面目温热魂魄，心声中沉默
- 357 | 第十六章 还是情浅缘深，一辈子怨偶
- 385 | 第十七章 人世的流言，谁爱谁评断
- 414 | 第十八章 山有木兮木有枝，半首越人歌
- 441 | 第十九章 道理谁都懂，爱透了还要嘴硬

476 | 第二十章 故事已经说完，懒得圆满

499 | 后 记 聂铠

505 | 后 记 肖洱

513 | 后 记 程阳

518 | 番 外 医院

521 | 番 外 七夕

528 | 番 外 封麦

第十二章

恐怕没以后，不自觉留退路



肖洱从浴室里出来，脸色不太对劲。

聂铠拿了还没拆封的白色T恤和内衣裤给她，可是……

肖洱的例假一向很准。倒不会很痛，只是前三天血量极大。她抽了很多卫生纸垫在内裤上，可稍一动作，便血涌不止。

聂铠还没回来，因为走得急，他的手机还放在客厅的茶几上。

肖洱想了想，慢慢地往白雅洁的卧室走。

可能是因为聂秋同几乎不回家，白雅洁的卧室看起来像一个单身女人的房间：巨大的衣柜，摆满了护肤品的梳妆台，极女性化的床上用品。

肖洱一眼就看到墙上挂着的白雅洁的艺术写真照，言笑晏晏，媚眼如丝。

很美而有魅力的女人。

她步子有一点打飘，急急低下头，去床头柜的抽屉里翻找。肖洱没找到卫生巾，却找到了其他的东西——一本极简单的笔记本，黑色皮套。

可能最初不是用作日记本记录生活的，上面只偶尔写着几行字。凌乱无章，像是备忘录。

最早的日期是2012年。

女人的字迹娟秀，有时候是摘抄的美文好句，有时候是简单的日程安排，有时候是随性的感悟，不一而足。



2012.12.24

“平安夜，生日，有点无聊。儿子送了香水，真好闻。”

2012.12.25

“惊喜，喜欢那条项链，迟到的生日礼物。”

肖洱的身子僵硬，半跪在地板上，翻阅笔记本。

时间来到2013年。

2013.1.12

“在超市遇见了如如，说话还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

肖洱呼吸急促，她极力忍住不去思考白雅洁所说的“如如”是指谁，指尖颤抖，慢慢往后翻页。

这时，大门被关上的声音传来。

聂铠回来了。

肖洱猛地合上笔记本，往抽屉深处胡乱一塞，匆匆推上抽屉。她站起身子，一时贫血，眼前发黑，步伐不稳，没法很快走出去。

可是聂铠已经过来了。他看见肖洱脸色惨白、略带仓皇地站在白雅洁卧室里，有一点发愣：“你……怎么在这儿？”

可下一秒，聂铠就看见有什么从他给她的宽大运动短裤里流出来，颜色非常鲜艳，顺着肖洱白皙的小腿缓缓爬行。

是血。

聂铠一下子蒙了，也在一瞬间明白肖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房间。

他的声音发涩：“你先去……处理一下。我帮你找。”

肖洱神思混乱地坐在马桶上，用毛巾蘸了水，一点一点擦拭血渍。

浴室的门被敲了几下：“我开门了，东西给你……我不看。”

“嗯。”

门打开一个小缝，卫生巾被塞进来。肖洱伸手接过来，门一瞬间就关上了。

肖洱从卫生间出来，把自己的几件衣服晾到阳台。

“我来，你去喝药。”

聂铠从她手里接过盛衣服的盆子，偏了头没看她。

他看起来，有一点紧张。

“谢谢。”

肖洱往餐桌的方向走，聂铠在她身后补充：“还有热豆浆和馄饨、烧卖，你多少吃一点。”

“好。”

她穿着他的衣服，既大又长，而她只是极细的一条，背影更显得骨感嶙峋。

聂铠心绪不稳，深呼吸了几下，低头去挂衣服，却一眼瞥见盆里她的衣物——纯白色的，三角的，看起来质地柔软的，内裤。

几分钟后，聂铠一脸血红地坐在肖洱对面，一言不发，埋头吃早餐。

“聂铠。”

肖洱实在没什么胃口，强迫自己吃了半碗馄饨，喝完豆浆以后，才开口。

“嗯？”

她垂眸，目光聚焦在餐桌边缘：“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能怎么办？”

“三条路。”

聂铠挑眉。

肖洱说：“第一条路，混吃等死。你不缺钱，你爸……也不会不管你。第二条路，去找工作。听说，你已经试过，具体结果如何，你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第三条路……”

聂铠打断她的话：“肖洱，你来找我，不是为了讽刺我的吧？”



肖洱没停，接着说下去：“第三条路，复读重考。你还有八个月的时间，我不能保证让你考进名牌大学，但你按我说的做，一定会比现在好。”

聂铠有点不耐烦：“就算上了大学能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肖洱平静地说，“可是，这是你母亲的心愿。高考前，她来找过我，她比谁都希望你能考上大学。”

聂铠不说话了。

她很清楚说什么样的话能让他听进去：“你自己想想，我不逼你做任何决定。”

“我就算考上，她也回不来了。”聂铠突然低声嘀咕了一句。

“嗯，不管你做什么，她都回不来了。可是，你不这么做，连清明节坦然站在你母亲墓碑前的资格都没有。”

“别说了。”

肖洱声音微微扬起：“聂铠，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我现在无法断言。但她对你无可挑剔，起码，她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母亲。她这么走了，你怎么能选择逃避？”

“别说了！”他“噌”一下站起来，“肖洱，你不是我！这些天发生了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知道。否则，我怎么会站在你面前。可肖洱一个字也没说。

“你不要以为你来找我，就是救世主，就可以对我的事指手画脚！”他语气急促，“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我……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肖洱看了他一眼：“好。”

她说“好”，然后站起身，去玄关穿鞋：“再见。”

肖洱推门出去了。

聂铠颓然坐下，抓着自己的头发，狠狠地揪了揪，他也不清楚事情怎么就成了这样。

他没想要赶走她，他怎么可能想要赶走她。他明明知道她说的都对，是对他好。

可他还是气走了肖洱。

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肖洱总在这种时候出现，是她再次觉得新鲜了，还是她觉得他可怜？

他总不会蠢到以为肖洱对他余情未了。

可他不敢问。他怕万一问了，这一切再也无可挽回，那该怎么办。

客厅的欧式大钟钟摆轻微摇晃，时间一点一滴流逝。不知又想了些什么，聂铠狠狠在桌子上砸了一拳，一个箭步冲向玄关。

没顾得上换鞋，他猛地拉开大门，却一下子被眼前的画面钉在原地。

肖洱抱着膝盖，正蹲在他家门口。

看见门开了，她微微仰头看他。

少年傻了眼。

她扶着墙站起来，笑了笑，像是在解释：“聂铠，我走不动了。”

他盯着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飘散。

“肖洱，你这一次留下来，我就不会再让你轻易走了。”

他知道她明白自己是什么意思。

肖洱还是那个笑容，虚弱，却坚定，像暗夜里盛放的一株苍白蔷薇。她说：“我走不动了。”

聂铠当她同意了，于是大步走过去，一弯腰打横将她抱起来，用后背顶开门，进屋去了。

他抱起了她，才觉出不对劲来：“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

上一次在医院，他也抱过肖洱。

轻，但没这么吓人。

现在怀里的人，让聂铠心里生出隐隐的担心来，担心她会被一阵风吹跑，就再也回不来了。

肖洱说：“你不也是。”

聂铠脚下一顿，想起今天他起来的时候身上什么也没穿，脸上不



由得腾起热气，口中嘀咕：“流氓。”

十八年来，第一次获得这个外号的肖洱：“……”

聂铠往里走，突然意识到什么：“你不用回家？”

肖洱闭上眼，很困顿的模样：“不用。”

“你家里人不知道你回来了？”

“知道。”

“那……”

“我不想提他们。”

聂铠想起什么，眼神暗了暗，没再说话。不难想到，她的家里出了事，她来找他，或许她心情不好，也或许是拿他当作能挡风雨的港湾。

聂铠在心里叹气。

这样，也总好过她怜悯他的处境。

肖洱在聂铠的床上沉沉睡过去，聂铠摸着她的额头，还是觉得烫，跑去浴室拧了小毛巾过来搭在她脑袋上。

睡着的样子真乖啊，不戴眼镜的时候，清秀标致得让人移不开视线。

也不是，怎么样都好看。聂铠挠挠头，突然笑了笑。

肖洱一觉睡到晚饭的点，她看见聂铠在白雅洁的卧室里打包东西。他把所有白雅洁的遗物都装进纸箱中，用胶带封好，摞在一起。

床头柜已经被他清空了，聂铠正在打包最后一只箱子，一转头看见肖洱：“你醒了？桌上保温桶里有汤，我刚叫的外卖。”

“你这是要搬家？”

聂铠点头：“把东西都送去南京。这里，估计会被卖掉。”

“你父亲……”

“我跟他断绝关系了。”

肖洱微怔。

聂铠面不改色地收拾着：“我妈会出事，他脱不了干系。我没他这个爸爸。”

“因为妻子的背叛而发怒，他的反应太过激了。”

“你是不是看了新闻？”聂铠说，“不是真的。他们谁都不知道真相。”

肖洱目色冷凝，看向聂铠。

聂铠把箱子叠上去，有些疲惫地坐在床板上：“我妈是在外出找我的时候，被人给欺负了，才会意外怀孕。她根本没有出轨。可那个人，根本不听她的解释。”

肖洱没料到聂铠会给出这样的答案：“是你妈妈跟你说的？”

“嗯。”聂铠抬手揉了揉眼角，“她离开前……给我留了很长的信。”

因为如此，聂铠才会对自己更加自责吧。他会觉得，母亲会出事是由自己一手造成的。

肖洱不明白，为什么白雅洁宁可让儿子产生这样的自责，甚至不惜告诉他自己被人侮辱了，也不愿承认自己劈腿和别人在一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白雅洁究竟是怎么想的？

是为了以自己的死刺激儿子好让他发愤图强，还是爱得太深，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全肖长业的名声？

肖洱隐约觉得，那本笔记里可能会有答案。只是，她现在看不到了。

视线微转，肖洱注意到聂铠把自己的吉他和其他与音乐相关的东西都打包起来了。

“你不打算再……”

“我不会再唱歌了。”他语气冷淡，却坚定。

“这样也好。”肖洱安静了片刻，才缓声说，“你现在，首先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你会陪我吗？”

“嗯？”

“我会认真看书，拼命学习。你会陪我吗？”

肖洱眼里涌起一丝不易察觉的情绪：“你打算复读了？”



“你先回答我。”

“嗯。”她说，“直到你不再需要我的那一天，我会在你身边。”

她一直都是这么严谨的人，就连许诺，也要加上前提条件。

“如果，我后半辈子，都需要你呢？”

“那就陪你后半辈子。”肖洱凝神答道。

夜色凄然。

“那就好。”聂铠轻轻舒了口气，不知是说给谁听，“我会去复读，好好念书。以后，我会好起来的。”

希望如此。他会一天一天好起来，她会陪着他，看他一天一天好起来。

尽管，她已身在炼狱。

肖洱又在聂铠家留宿了一晚，第二天，她去了龙泉寺。

姥姥真的没有跟沈珺如“告密”。肖洱小的时候，还很调皮，常常干一些“坏事”，比如在小朋友家玩得彻夜不归，都是姥姥帮忙瞒着。

很多年了，姥姥觉得这个外孙女很多年没有再让她操过一点心，乖得不像个正常孩子。

这一次，肖洱却难得请她“帮一帮忙”，肖家姥姥竟然都没有追究她究竟去了哪里，就答应了下来。

肖洱回去以后，姥姥也没有追问，因为肖洱看起来气色好了很多。在老人家心里，孩子的安全健康比什么都重要，至于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又有何妨？

何况，她从来也不是一个拎不清的孩子。

她在龙泉寺安安静静又住了三天。晚上早早入睡，早晨早早起来，去参加晨间的诵经会，白天就帮着寺院里的义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杂事。吃寺庙在后山种的时蔬，饮山涧清泉。

肖洱的身子一天天好起来，睡眠质量也与日俱增。

肖长业开车带着沈珺如来接肖洱的时候，发现她真的看上去有生气了不少。

“我就说，来这里休养些日子会好吧。”

沈珺如不想跟肖长业搭话，她打开车门，把一老一少迎上车。

“小洱，住得还行吧？”

“嗯。”

“一会儿回家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不了，我今天就回学校了。”

沈珺如一愣：“妈妈给你请假请到下个月中旬，不着急的。”

“课程落下太多了。我这个专业，第一年不打好基础，以后很难学好。”肖洱说，“再说，我已经全好了。”

听她说学业可能会落下，沈珺如有一点犹豫。

“也不急着这一两天吧？”

“我在网上订过回南京的票了。”肖洱说，“两小时以后发车，你们把我送去长途汽车站就行。”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肖洱住院以来，沈珺如每次跟她说话都觉得心里发虚。这时候肖洱提出这个要求，她也就应了下来。

“真的没事吗？要不，妈妈送你过去？”

“有人来接我。”

沈珺如想问是谁来接，可看着女儿一脸心不在焉地望向窗外的神情，又忍住了。

肖长业把肖洱送到长途汽车站，沈珺如也下了车，带她去附近的超市买了一大堆吃的和补品。

她一路把肖洱送到长途汽车上：“平时不要亏待自己，该吃就吃，把身体养好。有什么困难或者觉得不舒服，要立刻跟妈妈说，听到了吗？”

“嗯。”

快发车了，司机在催促无关人员下车，沈珺如伸手抱了抱肖洱：

“小洱，妈妈是爱你的。”



肖洱的背脊有一些僵硬。

沈珺如感觉到了，她突然有一点伤感，叹口气道：“放了寒假就早点回来。”

“妈妈再见。”

沈珺如往外走，坐上肖长业的车。

“女儿大了，不要什么都跟着管。”肖长业出言道。

沈珺如懒得理他，打开手机翻通讯录，拨出电话。

“喂，是肖洱的同学吗？”

“嗯？阿姨您好！我是聂西西。”

接下来的对话，沈珺如十分热情洋溢：“如果我们家小洱有什么异常或者你发现什么不对劲，一定要立刻告诉我噢。”

“真是太谢谢你了，阿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有空的话一定要来我们家玩啊，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连肖家姥姥都听不下去了，等她挂了电话，姥姥脸色不悦道：“这是监视！做你的女儿，也是倒了八辈子霉。”

沈珺如说：“妈，您看您说的，我是为了谁？这是防患于未然，万一小洱出了什么事，你们哭都来不及。”

姥姥抱着胳膊，不搭理她了。

长途车上，肖洱不知想了些什么，看着窗外兀自出神，连身边坐了人都不知道。

“这么多吃的。”

肖洱一怔，偏头看去：“你怎么……”

他不是前两天已经搬去了南京吗？他不是在南京南站接她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聂铠靠在她身边座位的椅背上，斜眼觑她：“傻眼了？”

肖洱迅速收回目光：“你坐了前一班车回来的？”

“对啊，不然我飞回来啊？”聂铠打了个呵欠，懒洋洋地说，“好困。”

困就睡吧。

座位前后间距小，聂铠腿太长，简直无处安放。肖洱往里缩了缩，给他的腿腾地方。又摘下自己的围巾，叠了几道，成一个小枕包的模样，垫在他脑后。

聂铠全程看着肖洱，后者做这一切却自然极了。

“怎么不睡？”聂铠灼灼的目光很难不让人注意到，肖洱问道。

聂铠：“已经在做梦了。”

肖洱：“……”

聂铠说：“一会儿我请你吃晚饭。”

“我回学校还有很多事情。”

肖洱是班长，走了这么多天，班级事务肯定都给了副班长顶替。

“有什么事也不在乎这半天。”聂铠说，“再说，你不是要跟我去买书吗？”

在龙泉寺那几天，肖洱给聂铠制定了详细的复习计划，并且列下了复习用书的书单。

买书的事刻不容缓。

肖洱只好答应他。

其实每一科目肖洱列出的练习册都不多，但扛不住六科齐上阵。吃过晚饭后，从南京某家新华书店出来的聂铠，手里的塑料袋提手都快要崩断了。

“这些都是要做完的吗？”

“嗯。”

“……”

肖洱见他吃力，伸手拦了出租车。

肖洱道：“师傅，去……”

聂铠抢白：“去南大仙林校区。”

“你家离得更近，你不用先送我回去。”

“谁先送你回去了？”

说罢，他将手里的书往副驾驶上一丢，拉着肖洱坐进后座。

等到了地方，肖洱看着一起下车的聂铠，不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



什么药。

直到聂铠带她穿街走巷，去了学校边一栋简陋的民居楼，肖洱才渐渐明白过来。

她跟着他上了三楼。

聂铠跺了跺脚，声控灯开了，他掏出钥匙，打开房门。

一间约四十平方米的老房子，一厅一室一厨一卫，再搭一个全封闭式阳台。低配置简装修，除了老式空调、冰箱、洗衣机，没一件像样的家用电器。

家具也少，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一张餐桌、三把椅子，外加客厅的一张长沙发、一张矮茶几。都是木制的，除了沙发上垫了灰蒙蒙的软垫，其他几样都光秃秃，看着就寒碜。

肖洱站在客厅，环顾一圈，说：“你租的？”

“嗯。”

聂铠把书扔在沙发上，走向客厅一角——那里放着三个巨大的行李箱。

肖洱说：“为什么？”

聂铠语气不太好，随手从阳台抄过一只矮板凳，打开行李箱：“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跟那个人断绝关系了。”

除了拎出来的这三个箱子，他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

肖洱默了一会儿，问他：“这里租金多少？”

聂铠扯了扯嘴角：“我有钱。”

“不是断绝关系了吗？”

“我跟他借的。”聂铠说，“三年期，到时候连本带利还。”

“借了多少？”

“反正够，你别管。”

估计也没多少。

他还真是有孤注一掷的勇气。肖洱在心里说，一个坐大巴都嫌弃座位脏的处女座，现在却租了这样的屋子。

转念又想到晚上聂铠带她吃的必胜客。